與馬景賢先生談兒童文學的理論發展

劉宗銘

與馬先生約好了時間，在一個細雨輕飄的下午，我撐着傘，揹着一架小錄音機，滿懷喜悅地走進南海路農復會的大門口，推開第一棟大樓的玻璃門，走向對邊另一棟大樓的階梯，在二樓右側的圖書室內與馬先生見了面。

由於事先已經在電話中提及想要訪問的主題，因此和馬先生一見面，就在圖書室的一角，熱絡地談起兒童文學的種種……

「我國的兒童文學教育，近幾年來逐漸受到社會大衆及家長的重視，很多出版社經常舉辦兒童讀物的展覽，全省各大專院校的兒童文學研習社團，也時常邀請專家前往演講；這些現象，對我國的兒童文學理論發展是否有實質性的幫助？希望馬先生就這方面表示意見。」

馬先生以主編國語日報每週日「兒童文學」版多年的經驗，幾乎不加考慮地，就將他內在的眞實感受說出來：

「這幾年內，國內兒童文學的發展的確令我們覺得非常振奮。有許多出版社相繼選擇好的兒童讀物出版，很多公私立機構相繼設置兒童文學創作獎，有的專事學齡前兒童讀物的研究，各報社對有關孩童心理健康、生理衛生，以及父母「親職教育問題」的報導也不遺餘力。這對於父母瞭解孩子，爲孩子們選購好的兒童讀物很有幫助。但是國內對於兒童文學理論的闡述及資料的建立，還是非常缺乏！事實上，要先透過作家的思考及創作，然後才能談及理論的建立。」馬先生幾乎是一口氣談了下來。

「的確如此，一般喜歡從事兒童文學寫作的人，往往不容易找到有關的參考資料。依您的看法，目前我們能够進行理論性的推展方法有那些？」

「譯介各國好的兒童讀物到國內來，我們從中吸收他人的寫作技巧，分析作品的取材及結構，並研究各國兒童書因地域及文化差異而造成之作品與插圖表現上的異同等，這不失爲一個好的方法。」

「外國兒童文學的寫作及理論發展，在目前是否有特別的主要潮流？也就是說，在寫作的主題選擇上，有沒有共通的地方或顯明的特徵？」這是我最近和朋友們談論的話題，特別利用這機會向馬先生提出來。

「近幾年來，以美國的兒童文學發展爲例，有個共同的跡向，就是選擇地域文化當題材去加以表現的作品相當重視。像獲得1977年「THE CALDECOTT」獎的書「ASHANTI TO ZULU—AFRICAN TRADIONS」(MARGARET MUSGROVE PICTURES BY LEO AND DIANE DILLON)可見一般。我希望國內作家在觀摹國外作品之餘，能够把握住自己國家的文化特質，繪作具有文化個性的插圖及文學作品。」

「除此以外，是不是還有特別值得跟國內的作家、出版家及家長們加以介紹的事呢？」

正當我提出這個問題時，圖書室的門被打開，進來了兩位先生，他們都戴着眼鏡，手裏提着東西。

「Excuse me, Mr. 馬，I am……」馬先生起身去招呼他們，才知道原來是由日本到臺灣的學者，看起來相當年輕。大約過了十分鐘，他們的事情處理完了，馬先生送他們到圖書室門口，才又回到原先的話題上。

馬先生說：「現在各國對於兒童文學進行資料與讀物的交換，這種活動相當普遍，希望國內有關單位也儘可能積極參與。同時，國外的一些出版商也願意把好的原作品版權，以最低的價錢交予亞洲地區國家印製發行，我們能夠用較低的價錢買到具有世界性水準的優良兒童讀物。值得國人寫作參考的，是作家們應該將寫作的內容，更廣泛的涉獵到經濟、科學……等方面，而不僅僅是文學性的表現而已。」

「依馬先生的看法，國內兒童文學的創作及理論建立的展望如何？」

「配合國內目前經濟成長的條件，每個家庭購買兒童讀物的風氣已經普遍提高，這是值得再努力的。政府對國內未來的十二項建設有無比的信念，其中的一項建設是計劃在全國各鄉鎮設置文化中心。假使每個鄉鎮的文化中心有兒童閱覽室的話，相信兒童讀物的需求量會大大提高，當讀物普遍被重視以後，具有價值性的理論文章及參考書籍自然會有發展的可能。」

我看看手錶，即將接近農復會五點的下班時間，因此半開玩笑地要求馬先生，對這一次簡短的訪問做一簡單的結論。

「兒童文學的發展，需要靠家長、出版商、圖書館員、教育家、插畫家、作家，書評家……全面的結合與努力。」

走出農復會，雨已經停了，而馬先生的結論，還不停的在我腦子裏流轉着。